

對《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的幾點補充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系

在《通訊》第六期讀黃永豪、潘淑華的《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紹》，嚼之趣味盎然，短短一天半走馬觀花，竟引出如此一些話題，除了出於作者之細心和敏銳外，更是基於作者多年從事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一些深刻思考和體會，但匆匆的記錄，必有可補充之處，因借《通訊》一角，談數點意見，雖為「狗尾」，諒不至於有礙貂之觀瞻。

一、黃、潘文的第二段，以南海神「在唐朝被封為廣利王，明朝則封為南海神」，進而推測，封號的改變，與明朝限制對外貿易，以及朱元璋從「南海王」何真之手奪取兩廣等因素有關。此處易引出一些誤會。其實，「南海神」與「廣利王」的稱呼，不是兩個不同的封號。南海神的崇拜，本出自古代中國王朝禮制中的四海之祭，故「南海神」之名，歷來都是南海之神的通稱，不是哪一代皇帝的封號，更不是明代改封的。明朝所做的，只是將歷代所封舊號一概除去，「祇稱南海之神」（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10）。據民間流傳的說法，朱元璋是擔心他加的封號列在以前皇帝所封的封號後面，人們念到後面的時候已經把他的封號忘記了，所以乾脆不予封贈，只稱南海神。順便一提，何真是東莞伯而不是南海伯。

二、文中談到廟的建築時，說廟的建築分為三進。其實，南海神廟的主建築應該是五進：頭門、儀門、禮亭、大殿和後殿。

三、文章提到後殿供奉的順德蠶女出身的夫人來歷的故事是較後的傳說，而南海神的夫人在宋代已被加封，進而問，「究竟不同時期的傳說是如何被結合在一起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過，作者也許受到現在立在後殿的說明牌誤導了。在傳說中，這位「順德蠶女」不是宋代封的「明順夫人」，而是「沈氏夫人」，其寢宮稱為「昭靈宮」。不過現在人們大約不會去區分了。宋朝皇帝封了一個「明順夫人」，這位後來的鄉村女子既然做了夫

人，坐在後殿的中座，人們把皇帝飭封的頭銜加到她的身上，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四、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諸神崇拜的學術研究，多是以作為鄉村社區中心的廟宇為着眼點，以致我們形成了一種習慣的理解，把廟宇的建立和廟宇所在地的村落歷史聯繫起來。廣州南海神廟與其所在地鄉村的關係，也許可以拓展我們對這種關係的了解。就南海神廟來說，南海神本來不屬於所謂的「民間神」，南海神廟本來也並非普通的鄉村廟宇，它是一處由中央朝廷委托地方官舉行國家祭禮的場所。但它從開始建立到後來的發展延續，都必然與當地的地方神發生種種爭奪、吸收和結盟的聯繫，同時，必然和地域社會的政治關係的變化有密切關係。但就目前我們所知的情況來看，南海神廟似乎不是直接在它所在地的鄉村控制之下。在明清之際，控制這座廟宇的，是居住在與南海神廟隔海相望的沙亭鄉屈氏家族。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有以下有趣的記載：

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菠蘿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歲仲春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舜息可達。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

這一記事涉及明代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制度的

一些重大問題，這裏暫不展開討論。惟從這條材料，我們很清楚知道南海神廟與沙亭鄉有特殊關係。遺憾的是，由於行程匆匆，在那次田野考察時，我們臨時取消了原計劃到沙亭的安排。以至黃、潘二位的討論沒有注意到南海神廟與附近社區的關係可能還有更複雜一面。筆者作為這次行程的組織者，自然難辭其咎，故有責任在這裏作一些補充說明。我姑妄推想，大概是因為南海神廟是控制在附近有勢力的家族手上的官方廟宇，而其所在地的鄉村反不能控制，這些鄉村的村民們就創造出「夫人」、「兒子」的角色，把自己同這座廟宇聯繫起來，置身在南海神的蔭庇之下。官方廟宇如何與本地民間社會的歷史聯繫起來，南海神廟也許有着我們還不甚了解的更複雜的一面。

五、黃、潘的文章提到在南灣有一座供奉麥信

堅的祠堂，這座祠堂門口有一李鴻章書的石額。科大衛近日發現一則記載，講到了麥信堅其人及其與李鴻章的關係，頗為有趣。特將科大衛抄寄的這段資料轉錄在下面，或可作為該文的一個註腳：

天津分局是創立於清同治年間的招商最早的分局之一。1906年，麥信堅始任總辦（後改局長），至1928年10月15日辭職，在職22年之久。麥信堅擅醫術，被李鴻章視為知己，隨李鴻章10餘年，後又得袁世凱的器重，出任為天津工程次長，兼天津分局局長，並由其長子麥次尹代理局務。（《招商局會計史》，中：349頁）

來函

XX、XX兄：

頃接惠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1-5期，每篇文章、消息都細細讀了，甚為感佩！我近來因做論文的緣故，把中大《民俗》周刊細細翻了一遍，甚覺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來傳統就是傳統，無法割斷。志偉兄在第4期談及東莞的東岳廟，記得《民俗》中亦曾有一文記東岳廟故事，可以連起來看一看。

我們學校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不定期的《通訊》。我將建議與你們的《通訊》進行交換，以便交流心得。

另外，我的研究中遇到一個名叫黃石的人物，又名黃華節，原畢業於廣州神科協和大學，後赴燕京大學研究院習宗教，解放後定居香港，似乎在培正中學教書，現是否去世，並不知道，不知有無辦法幫忙查一下此人的資料？

弟 世瑜

1996.12.24

編者按：

本函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寄給本刊編者的。函中提到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通訊》，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不定期刊物。該所成立於1993年，在中國民俗學奠基人鍾敬文教授的帶領下，近年來在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方面有可觀之成績。

函中提到《民俗》周刊的文章，即李建青《東

莞茶園東岳廟的故事》一文，載於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編《民俗》周刊第41、42期合刊（1929年1月9日出版），故事頗為有趣，值得一讀。

趙教授欲尋找的人物資料，本《通訊》讀者若知悉任何線索，祈與本《通訊》編者或趙教授本人聯繫。

趙世瑜教授的電郵地址是：

twizsy@ns.bnu.edu.cn